

福森探案集



白衣怪

程小青著 ●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衣怪/程小青著. —北京:群众出版社,1997.7
(霍桑探案集;4)
ISBN 7-5014-1562-5

I. 白… II. 程… III. 中篇小说: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N. I 247.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3783 号

《白衣怪》——霍桑探案集(4)

程小青著

责任编辑:张 蓉

装帧设计:章 雪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67633344 转

社 址:北京方庄芳星园三区十五楼 邮编 100078

印 刷:北京印刷一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4574 千

印 张:17.25 插页 2

版 次:1997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

ISBN 7-5014-1562-5/I·607

定 价:21.60 元

群众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白衣怪

◎ 程小青 / 著

◎ 群众出版社

程小青传

程小青（1893.6.21——1976.10.12）又名程青心，中国作协会员、江苏省文化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江苏省委委员、江苏省政协委员。上海市人。出身贫苦，幼年丧父，靠母亲做手工维持生计。在私塾读了几年书，十余岁到上海亨达利钟表店当学徒，平时喜爱文学书籍，经常练习写作，十六岁开始写文章，同时在夜校补习英语，1915年开始翻译《福尔摩斯探案》。1917年从上海迁到苏州，在东吴大学附属中学担任中文教员，着力创作中国自己的侦探小说。他的代表作为《霍桑探案》。1920年到1937年是霍桑探案发表的主要创作阶段，在这期间内他和严独鹤等合编《侦探世界》等专业性文艺杂志。1930年左右又翻译美国侦探小说名著《斐洛凡士探案》、《陈查理探案》及《柯柯探案》。

程小青的创作有多方面的发展，抗战前夕曾为上海明星影片公司和上海国华影片公司编写电影剧本，题材除侦探案件外，主要有古典历史剧，如曾轰动一时的由当时著名演员周璇、舒适主演的《董小宛》。包括影片主题歌、由周璇演唱的《缥缈曲》也是程小青创作。据中国电影史记录，程小青先后写了电影剧本共达三十多部。到1949年解放为止他以单行本发表的共有《霍桑探案》袖珍丛刊三十种；译本《斐洛凡士探案全集》共十一种；《福尔摩斯探案》八种；《圣徒奇案》第一集十种；《柯柯探案》一种；《龙虎斗》（福尔摩斯与亚森罗平的搏斗）一种及《陈查理探案》等共达数百万字之多。他为中国侦探小说和惊险小说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心香一瓣（代序）

陆 文 夫

一个正直而勤恳的作家，当他将要走完自己的创作之路时，总有一个心愿：希望自己的劳动成果、自己的作品能够为后世所知，能够部分地留传下去。因为创作的目的本来也就是为别人，为后世。

记得是1957年的春天，我和程小青先生一起到连云港去参观、旅游。那时候程先生是六十三岁，我是二十九岁，我把他当作父辈，上车下车，登山傍水，都要照顾着他点。可他的游兴比我高，爬险坡，下矿井，无处不去。我爬高山时往往只爬一半，便坐在大青石上休息，并且劝程先生也不要爬，太累。程先生却喘着气从我的身旁走过：“你不去下次还可以再来，我不去以后就没有机会。”我听了程先生的话便一跃而起，陪着他爬上山巅。在山巅瞭望着大海时，程先生对我倾吐了他的心愿：“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也不能再写更多的东西，唯一的希望就是能把解放前的作品整理一下，重印一次。”我知道程先生所说的作品是指他毕生经营的《霍桑探案》，这套书我小时候

曾经部分地读过。我觉得侦探小说对培养人们的正义感，逻辑力，启迪智慧，养成坚韧的性格等等都是有作用的。当时便自告奋勇，不自量力，要为程先生争取一个再版的机会。

机会来了，出版社邀请作家们开座谈会，征求对出版工作的意见。我在会上便大声疾呼，要为程小青先生出一套选集，从意义一直讲到封面设计，以及如何发新书预告等等的细节。当时，大家听了都很感兴趣，而且认为销售个三、五十万册没有问题。想不到紧跟着就是反右派，书没有出得成，我却成了反党集团分子，要为程先生出书也成了我的罪状之一。当然，我之所以倒霉并不是因为要为程先生出书所致，所以要提到这件事不过是为了凑材料而已。程小青先生是个正直而善良的人，他与人交往无所企求，毫不势利，而且以能够帮助别人当作自己的快慰，对于文艺界的后辈更是关怀备至，致及饮食与冷热。当我发表了一点作品，受到一些称赞时，他便十分高兴，写一首诗给我，而且亲自拿着诗爬到我的小楼上来。我住的小楼只有朝西朝北的窗户，夏天热不可当，汗水把稿纸湿透。程先生还教我一种防暑降温的方法，教我在清晨时用棉花胎把窗子遮起来，再吊几桶井水放在房间，开着灯写东西。1957年之后我倒了霉，被下放到苏州的一家工厂里当学徒。那时候，犯了“错误”的人都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江东某些父老见了我也有些尴尬似的。程先生却不然，他骑着自行车从大街上走过，见了我不是点头而过，而是老远便跳下车来，站在马路边上谈半天，询问我劳动与生活的情况。他知道我的工资被降了两级，所以一再问我缺不缺钱。有一次，他竟为此事爬到我的小楼上来，认真地对我说：“你到底要不要钱？我有钱，随时随地都可以来拿，还不还都可以。”我总是回答说：“不需要，活得下去。”只是有一次我们在一起开会，闲聊，谈到我在工厂里劳动最怕的就是迟到，做夜班和中班时都是提心吊胆，深怕睡过头。程先生说：“你为什么不买只闹钟呢？”我随口回答了一句：“没有钱。”程先生随即掏出钱来：“拿去，买一只带回去。”过了几个月，当我把钟钱还给他

时，他却说根本没有这回事，说我从来没有向他借过钱。幸亏有周瘦鹃先生在旁边作证，他才勉强地把钱收回去。这只双铃马蹄表陪伴着我度过了许多艰难的岁月，也联系着我与程先生之间的老少情谊，不管文艺界是如何的一时风起，一时浪歇，我们之间都保持着联系。他经常爬到我的小楼上来，我也经常到他的书斋里去。春秋之日他家的花儿开了，我便带着女儿到他家看花儿去。程师母最喜欢孩子，去了以后总是把许多糖果塞在孩子的衣兜里，临走时还要采几枝大理菊，让孩子捧着带回去。我欢喜坐在程先生的书斋里，听他谈侦探小说的理论，以及他生活与创作的经历。我觉得他是个人道主义者，总是用一种善良的目光来打量这个世界，对人诚恳而宽厚，富于同情心理。我尊重他的为人，尊重他的作品，总觉得他的旧作没有再版的机会有点儿说不过去。文艺是个百花园，每一种花都应当有开放的权利，不必去厚此薄彼。我们常常讲文学的主流，却常常忘记不是每个读者都饮长江水，而那长江也是由许多大河汇合而成的。程先生是中国侦探小说的鼻祖，他的作品是应该得到尊重，得到承认的。到了1963年，文艺界的形势有点好转了，我便向程先生建议，建议他把《霍桑探案》整理一下，作一些必要的文字修改，争取出版的机会。程先生说他也此种想法，正在整理。有一次我到他的书斋里去，确实也看到他在旧版书上修改，字小得象蚂蚁，比蝇头小楷还要小一点。

文艺界的风云又起了，1964年文艺整风，我又倒了霉，又下放到工厂里去劳动，紧跟着便是文化大革命。程先生也倒了霉，抄家、批斗。我们两个人不能来往了，只有一次在开明大戏院开上千人的批斗会，我和程先生被押上台上去，两个人匆匆地见了一面，不能交谈，因为有人监守在旁边。从此以后我被全家下放到黄海之滨去了，两人不通消息，他不知道我到哪里去了，我也不知道他的日子是怎样度过的。

忽忽过了八年，就在四人帮被粉碎的前夕，我因事回了一趟苏州，打听到程先生还住在望星桥堍，便去探望他。我觉得别处可以不去，程先生那里是非去不可的，他

已是风烛残年，见一面是一面。

程先生的家住在望星桥堍沿河边，在一条非常狭窄的一人弄里，长长的弄子里只有他一户人家，大门就在弄子底。文艺界的朋友们常说，程先生的家象个写侦探小说的人住的，深邃而有点神秘。我走完了那条长着青苔的小弄，叩门，希望能象当年那样，来开门的是一位老保姆，或者是程师母。叩了半天，想不到来开门的却是程先生自己。我见了程先生十分吃惊，他已经老态龙钟了，耳朵也有点不便。他已经认不出我了，待我大声通报了姓名之后他才猛然想起，紧紧地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询问江苏文艺界的一些老朋友都在哪里，恍如隔世似的。我打量着程先生的家，已经面目全非，他的书斋和小楼都被人占了，花草与盆栽都已不见，只有种在地上的迎春柳还是长得青青。当我正要向程师母请安时，抬起头来却看见程师母的遗像挂在墙壁上面，这位慈祥的老人已经逝世多日。我为程先生担心了，觉得他经不起如此严重的打击。程师母的一生都在精心地照料着程先生，对程先生的饮食起居照料得细致入微，家里也是收拾得井井有条的。如今，程先生却被挤到一个小房间里，房内空空，只有一张小床，还有一辆他所心爱的来令牌自行车放在床边，车上落满了灰。程先生的书籍和手稿都被抄光了，连那张写字台也不见了，只有一张小桌子放在堂屋里。他订了几份报纸，整天在那里翻来覆去地看，并且把几位能通讯的老朋友的地址抄在一张纸上，轮着写封信或写首诗以消磨时日。我想起他的书，想起他要重印《霍桑探案》的事，仿佛是一场幻梦似的。我不忍在他家久坐，谈了个把小时便起身告辞。程先生要留我吃饭，可我们都同时抬起头来看着程师母的遗像，如果她还健在的话，一切都已准备得好好的。

程先生把我送到大门口，说了一句十分伤心的话：“文夫兄，这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了，你多保重。”我忍着眼泪匆匆握别，从那条狭弄中走出去，走了一段回头看，见程先生还呆呆地站在那里。程先生的话不幸而言中，就在我探望他之后不到两个月，他便逝世了，没有能亲眼看到四人帮的粉碎。

粉碎四人帮后的这些年，我一直记着程先生当年与我登高山而瞭望大海时倾吐的心愿，一直记着他呆呆地站在大门口把我送别。我总觉得他对我有所嘱托，总觉得他的遗愿未能实现时作为后辈于心有愧。所以一直在寻找机会为程先生出一套选集。如今，这个愿望终于部分地实现了。程老，望你在九泉之下安息。

1985.5.3 苏州

序

柳

存

仁

我认识霍桑探案的作者程小青先生，已经是四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小青先生那时候在苏州的东吴大学附中教书，课余之暇，经常翻译一些西洋著作里的侦探小说在杂志上发表。民国初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用文言文译出的十二册的《福尔摩斯侦探案》，里面就有小青先生的笔墨。〔同时在那里面有文字的，还有著名的文学家刘复（刘半农）、周瘦鹃、天虚我生（陈栩）……等多人。〕我在十二岁以前跟父母住在北京，暑假的时候偷看先父的藏书，里面就有这一部翻译的著作。这些译者的古典汉语是很典雅的，但也还不过分流于古朴，里面的文字当时的年轻人还可以接受，就是有些看不懂的地方，靠了原著情节的吸引，也可以囫圇吞枣似地很快地读下去，使大家对向来望而生畏的古典汉语，居然也能引起一些亲切感。例如，福尔摩斯大侦探向他的助手华生说：“华生！冠而冠！行矣。”这一类的句法，很早就引起我对汉语语法的兴趣。后来小青先生和别的人又曾把这书再从原文重译做白话，由当时的

世界书局出版，也是脍炙人口，销路很畅。做为一般的通俗文学 popular literature 作品来说，我想这些书是可以启人心智的。

但是小青先生生前最为人所知道的，享盛誉的作品，是他自己的一百几十篇的《霍桑探案》。他的这些作品，当然也受到不少外国小说的影响（我在去年替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文书 Chinese Middlebrow Fiction 写“导言”时曾说，除了福尔摩斯各篇之外，程先生曾译过 Maurice Leblanc, Earl Derr Biggers, Leslie Charteris, S. S. van Dine 等多人的作品出版），因为这种坐在房间里运智推理的作品（当然，也还有和恶徒作生死搏斗的一面），它的根源本来自十九世纪初年欧美式的工业社会和现代都市。从我浅薄的观察看来，优越的侦探小说在消极的方面它至少可以给读者一种严格的推理方法的训练，其机智和探索奥秘百折不回的勇气，又可以在积极方面做正义的控诉和发挥，替社会上受冤屈折磨的人申诉不平，这正像是程先生笔下的霍桑探案之所为。程先生写的霍桑的故事，它的背景是民国初年到三十年代前后的旧上海租界。那里是十里洋场，也可以说是藏污纳垢的销金窟，但是物质文明的进步和都市的繁荣甚至畸形的发展，却也可以说是占了全国的第一位。程先生所描写的大侦探霍桑和他的同伴包朗，却是两位在这样复杂环境里守正不污，能够在法律和公平的范围内运用他们专门的学识，聪明的判断，冒险的和勇敢的尝试，去探索那些情节繁幻疑雾重重的案情，直到真相大白水落石出之后，又能够给读者们完全合理的分析和解释的人。这些作品，有的是理智的结晶，是丝丝入扣的析理，也有的是伸张正义，并且富于浓厚的人情味的著作。它们所攻击、所反对的是玄秘的迷信，是萎靡不振的堕落旧习，是旧骸骨的迷恋。虽然它们只是供大众一般性阅读的通俗文学作品，对社会上的广大读者群，却曾有过很大的吸引力，也曾在一一定的水平上，收到科学化的化装教科书的教育价值。

世界上现在在物质和精神文明方面走在前面的国家，侦探小说在出版界的继续蓬勃，是不争的事实。它们在文

学的领域究竟有怎样的价值，可能因每一个作者的作品而异，我们自然不大容易立刻做出公平的衡量。但是做一个特殊的风派自成一格的品类（genre），它们能够获得广大的读者们的欣赏和支持，是无疑的。程先生这些作品，有的已经是半个世纪以前的文字了，有的也有四十多年的历史。然而，只要读过它们的人，就会同意它们今天仍然能够吸引大量的读者。若以情节的精采取胜来说，它们的故事绝不亚于今天在各处流行的侦探小说家像 Agatha Christie, Dorothy L. Sayer, Josephine Tey, Rex Stout, Ngaio Marsh 等人的著作，可是它们的情节却是中国的，其文笔的明洁流畅，叙事的清楚，分析推理的缜密周致，在同时代的作者里更是不作第二人想。可惜程先生现在逝世已有多年，来不及看到他自己的这些著作的重印了。但是我们相信这些作品的流传，广义地固然可以说是今天的中国读者们也正和世界上爱读推理小说的人能够沆瀣一气，大家共同去追求科学的客观真理，拥护人与人之间的和平相亲和正义。狭义地说来，现代化的理想，也应该从先有现代化的头脑开始。

1985. 6.

柳存仁谨序

序作者简介：

柳存仁系程小青好友，对各国侦探小说研究造诣尤深，澳大利亚坎培拉大学东方文学系教授。

心香一瓣 (代序)	陆文夫
序	柳存仁

催命符

一 一张怪符	1
二 是吉是凶	8
三 一段家庭秘史	15
四 紧急报告	23
五 察勘	30
六 一个烟尾	37
七 丽芸的谈话	44
八 意外消息	52
九 青鸟使	59
十 强盗! 强盗!	67
十一 “好! 我说实话”	76
十二 两个矛盾点	83
十三 间接线索	91
十四 秘密勾当	98
十五 以太的副作用	106
十六 推想过程的说明	114

白衣怪

一 古怪的来客	122
二 半个足印	129
三 白色怪物	135
四 意外的变动	143
五 凶案	152
六 一个患风病的人	159
七 发案经过	169
八 新的线路	178
九 几个推想	184
十 凶手已查明了	192
十一 拘捕	199

十二	霍桑的工作	208
十三	伊的供述	215
十四	义务辩护	222
十五	这怪物是谁	230
十六	我的见解	236
十七	出乎意料的发见	243
十八	两种供词	253

断指团

268

一	奇怪的邮色	268
二	谋杀案	274
三	求助	279
四	再来一个	285
五	血	291
六	警告	297
七	夜行	304
八	陷阱中	310
九	衔枚疾走	318
十	佛殿上	324
十一	惨别	331
十二	一封信	336

一只鞋

347

一	一只女性式的男鞋	347
二	纸灰	352
三	首饰箱	357
四	回电	364
五	猜一猜	369

楼头人面

375

一	手枪声	375
二	另一个男子	379
三	照片的下落	382
四	一个故事	387

五 十八只蹄子	392
---------------	-----

催眠术	395
-----------	-----

一 扇子哲学	395
二 似乎为寻仇而来	397
三 倒串戏	399
四 “谈疗”	402
五 良医与良媒	405

霜刃碧血	408
------------	-----

一 习习微风	408
二 发案的经过	418
三 几个关系人	427
四 人证和物证	438
五 申壮飞的消息	447
六 追踪	454
七 手袋	463
八 又是一件凶案	472
九 隔室中的谈话	479
十 拘捕	484
十一 隔一层纱幕	491
十二 解释	499

海船客	508
-----------	-----

一 奇怪的报告	508
二 警耗	511
三 海盗是我	515
四 巧计	519
五 偶然的机缘	522

后记	524
----------	-----

——论程小青的《霍桑探案》	范伯群
---------------------	-----

催 命 符

一 一张怪符

十月二十三日，傍晚五点钟光景，我忽接到我的老友霍桑打来的一个看似轻松滑稽的电话。

“包朗，今夜你如果没有旁的紧要事，请向尊夫人请两小时假，到我这里来走一趟。我有一种奇怪的东西给你瞧。”

这句“奇怪的东西”，的确富于浓厚的引诱力。我当然也曾问过他什么是奇怪的东西，他却卖关子似地偏不肯说，只叫我到他那里去细谈。他还加上一句取笑的话，如果佩芹方面不准给假，不妨叫伊亲自去接电话，让他代替我请假。其实我和佩芹结婚虽逾十载，夫妇间的感情，自信依然正常地持续，并不逊于未婚前的状态，我也并不曾感受过一般人所领受的“阖令森严”的滋味。我们都保守着互信互敬的原则，所以我们的行动，彼此都非常自由，不受丝毫限制，本无所谓请假不请假。这完全是霍桑的打

趣，我不能不附带声明一句。但因这一点，我便料想这事情未必怎样严重，因为霍桑既有闲心思打趣，那么他所说的奇怪东西，那奇怪程度也可想而知，决不致有惊骇神秘的事实。不料事实的演变，往往会超出人们料想的范畴。我这一番事前的推测，竟和实际的事实完全相反。这案子发动时虽似近乎一出滑稽的戏剧，但结局却竟出乎意外地惊骇动人！其实这回事不但出我意外，在霍桑的意识中，也同样是料不到的。

这一天恰在“活尸”案结束的一星期后。我因着霍桑的授意，为着解释外界对于他的误会起见，便把那案子提前记述。到这天傍晚时分，我已写成了七章，本打算到外边去闲散一下，恰巧霍桑来了这一个富于引诱力的电话。故而在晚餐完毕以后，便赶到爱文路七十七号去，瞧瞧他所说的奇怪东西。

深秋天气，早晚终比较有些寒意。我坐在黄包车上，一阵阵的尖风，仿佛挟着些针刺，竟刺透了我那件春呢外套，使我打了几个寒噤。但我一走进霍桑的办公室后，他的含有温意的笑容和热诚的招呼，便使我忘却了身体上的寒意。

他正坐在书桌面前的螺旋椅上，书桌上有一盏绿绸罩的电灯，此刻已移在桌子中央。电灯下面，摊着一本英文书。他从椅子上立起来和我握手，又笑着说话。

“你只请了两个钟头假吗？是否可以延长些？”

“你别向我一味调笑。你自己如果需要一个给假的人，那么，你应该接受我那天给你的忠告，赶紧努力！”

我在书桌旁边的一只沙发上坐了下来，顺手从书桌上的烟罐里抽出了一支白金龙，自顾自燃着。霍桑只笑了一笑，并不答辩。他也重新坐在螺旋椅上，把那本摊着的英文书合拢来。我才瞧见那书脊上的金字，是本英译的汉司格洛使的《检验应用科学》。霍桑忽举手把书指了一指。

他说道：“这本书很有价值，可惜还没有人译出来。你总知道我们从前官厅方面检验尸体，只靠着那些头脑陈旧不学无术的作作。直到现在，除了少数大都市已采用正式法医以外，这班人还操着生死人命的实权。但在现在的科

学时代，暴徒方面的知识既日新月异，这班人凭着些一知半解而大半限于传统的迷信的经验，又怎能应付？因此结果便——”

我耐不住插口道：“是的，这个司法上的问题当真非常重要。但你今夜叫我到这里来，是不是就要和我讨论这检验科学的问题？”

霍桑又笑了一笑，也抽出了一支纸烟，缓缓用打火机打火。

他笑道：“唉，包朗，你的躁急的脾气，毕竟一辈子也改不掉哩！”

我道：“但你明明说有一种奇怪的东西给我瞧瞧啊。”

霍桑点点头，伸手从那件章华出品的玄色哗叽的短褂里，摸出那本光滑的皮面日记簿子来。他从日记簿中翻出了一张折叠的白纸，递给我瞧。

我疑惑道：“这就是你所说的奇怪东西吗？”

霍桑衔着纸烟，轻描淡写地点点头。

“正是。你姑且把纸展开来瞧瞧再说。”

我的疑惑仍没有消失，也许霍桑故意和我取笑。我一边瞧瞧那纸，虽还没有展开，但已见有鲜红的颜色从纸背上显露出来。我把那张折成两叠的纸，很小心地展开。我的眼光在纸上一瞥，果真有些惊异。现在我把那纸上的红字，照样印在下面：

我瞧了一会，不禁自言自语地说：“真奇怪！这不像是——一道符。”

霍桑喷了一口烟，答道：“当然不是。道士先生画符，得用黄表纸和银朱。这却是一张优等的舶来信笺，用的又是红墨水。”

我又说：“字体也怪得很，又不像是什么一笔草书。”

霍桑点头道：“是的，我们如果要假定这法书的名称，可以叫它符咒型的杜撰草书。但现在你且瞧瞧。你可识得出是什么字？我知道你是个善读当票草书的专家啊。”

我把那纸仔细的瞧了一瞧，答道：“这并不难识，分明是‘大输特输’四个字。那左旁一笔绕成的圈子，似乎算不得字。对不对？”